

● 新闻自由的重要——从云门事变谈起——开普

民国四大高僧遭遇最悲惨者，莫过於虚云老和尚，其中“云门事件”几乎毁掉老和尚所有心血，我们不妨阅读佛光大辞典有关事变的资料：

“…… 民国四十年（1951）2月，……伪公安局派遣百余人包围广东曲江云门寺……拘禁僧人，大搜寺内，毁坏大殿屋瓦及佛祖金像、法器，并将监院明空及职事僧惟心、悟慧、真空、惟章等26名僧人掳去，酷刑逼供，有被打致死与折断手臂者。又囚禁虚云老和尚，并搜去其毕生著述。当时云老已112岁，然仍遭受毒打，并断绝饮食……。

事后，云老口述事变之始末，由弟子笔录，并秘密书写于“诸经日诵”之内页里层（线装书之内层），后由香港辗转送回国内，自由世界始知此一迫害宗教之事件。该书现藏于国立历史博物馆”（5338页）

云门事变使我想起新闻自由的问题，如果当时老和尚的社会环境，新闻报导自由，不受政党干预或控制，就不需要将事情真相“秘密书写……由香港辗转送回国内”了。

一件发生在国内的大事，竟要辗转由外地才能送回“国内”发表，真是悲哀！

如果一个社会的传媒沦为政党的传声筒，新闻无法自由报导，受害的将会是人们（当然也包括佛教徒），因为正义无法伸张，真相无从揭露。

佛教徒应从三武一宗灭佛、文化大革命，乃至50年代的“云门事变”中醒觉，尽早放弃依仗权势，安身立命的人治观念，须知人亡政息，一旦形势有变，首当其冲的还是佛教徒。

争取人权与建立法治，是所有文明的现代人（当然也包括佛教徒）之共识。可

是并不是所有佛教徒都有现代的观念，新儒家批评佛家舍离（世间）精神太强，无法像他们那样凭良知开出包容民主与科学的观念，是不是有点道理？

美国哲学家 Kenwilber 主张以四大领域归纳人类所有的思想与经验，佛教在其中似乎只占了主观的内在意向，换言之，并没有整合文化和社会的面向，这样的分析中肯吗？

新闻自由，资讯流通，必与科学民主、社会文化的蓬勃发展有关。当我们试图证明佛教也有上述贡献时，不应只是从自由系统内的演绎命题出发，因为引经据典，只是系统内的自圆其说而已，任何宗教学说都会出此下策。

我们应该从归纳经验的事实根据出发，以实际行动证明，佛教是坚持新闻自由、尊重人权，必对建立科学民主的社会有实质贡献！

我以一个佛教徒的身份呼吁：“新闻一定要自由，媒体不应受干预！”

转摘自[南洋网](#) 2001/06/04